

秦始皇到底是不是暴君？

多年来，我们对秦始皇的认识基本上是这样的：秦始皇是一位残暴的暴君，在位时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老百姓动辄被关进监狱。但是，一直有个问题我们没有想通：这么一个不堪的人，他对那个社会做了那么多负面的破坏，为什么时至今日人们谈起秦始皇仍是那么津津有味，而没有把他骂臭？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作为一名曾在秦始皇陵工作了十年的考古队长为大家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秦始皇。

秦始皇到底是不是暴君

我来自西安，曾经在秦始皇陵做过十年的考古队长。今天，我来为大家讲述通过考古所看到的秦始皇，以及秦始皇所代表的那个时代。这么多年来，我们对秦始皇的认识基本上是这样的：秦始皇是一位残暴的暴君，在位时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老百姓动辄被关进监狱。但是，一直有个问题我们没有想通：这么一个不堪的人，他对那个社会做了那么多负面的破坏，为什么时至今日人们谈起秦始皇仍是那么津津有味，而没有把他骂臭？

我觉得这可能和我们对秦始皇的理解和认识不到位有关系。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对以后的中国带来了哪些影响？其实我们知道得不多。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就是我们对文明的认识。所有的文明都是由三部分构成的：一是社会治理体系，二是宇宙观，三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就是那个时期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最大共识。中国人和印度人、日本人之所以不同，除了长相和语言不同之外，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同。

秦始皇在他39岁统一中国后的那段时期，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文明的建构。只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因为历史赋予他的时间太短了，所以他没有完成。

一个妖魔化秦始皇的过程

关于秦始皇的描述，最原始的文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证明，秦始皇

陵与司马迁的记载之间有很大的契合度，司马迁所写的秦始皇陵的事情基本上是靠谱的。按照司马迁的说法，秦始皇陵前前后后修建了将近40年，“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

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考古，我们也认识到，司马迁对修建秦始皇陵的描述多少又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成分，这可能是司马迁想给汉武帝献谏言：您老人家不能大兴土木，不能劳民伤财，不能这么建陵墓，您看看秦始皇就这么干的，结果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这其实是一个妖魔化秦始皇的过程。

这个过程从秦灭亡就开始了，一直到司马迁集大成。批判秦始皇的人当中，有几个著名的人物：贾山、贾谊、陆贾、董仲舒、司马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都是儒生，都是儒学出身。

秦始皇陵里的水银代表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我们对秦始皇陵的墓室进行过两次科学的探测。因为司马迁在《史记》里说，秦始皇陵的地宫是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达到了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这么一种设计。

那是不是如此呢？秦始皇陵里是不是有水银呢？

经探测，秦始皇陵地宫里确实存在大量的水银，并且这些水银和陵墓的封土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水银不是土壤本身所携带的，而是从地宫里挥发出来的。

很多人认为秦始皇在地宫里放水银，一是为了长生不老，防止尸体腐烂，二是为了防止盗墓。还有人夸张地说，也许有朝一日把秦始皇陵发掘了，秦始皇还安然无恙地躺在地宫里。其实这都是拍脑袋的说法，在秦始皇的时代，人们根本不知道水银有这些用途。当时，水银除了用于镀金镀银之外，就是一种治癣的中药原料。

水银的剧毒和防腐功能，是在后世才被逐渐认识的。当时秦始皇在地宫里放水银，其实只有一个功能：以水银为江河大海。那么为什么要用水银来模拟江河大海呢？因为水银是一种水德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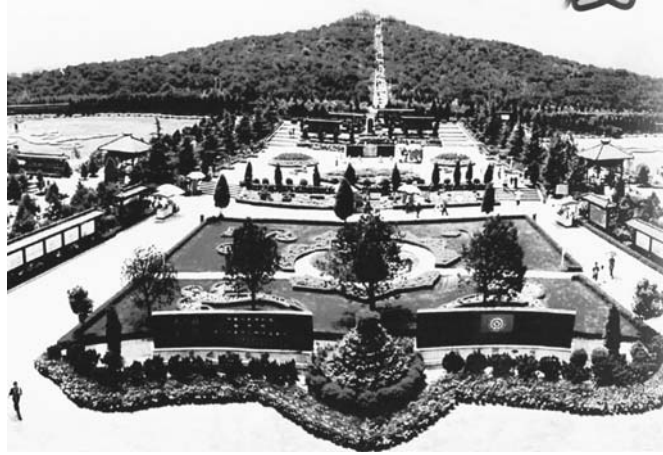
战国后期，为了找到社会发展的法则，以邹衍为代表的学派人发明了五行相克说。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相生，每一个朝向代表一种德，五行对应了“五德”。

秦人认为自己到了水德，水德可以代替周人的火德，所以在秦始皇地宫里以水银来代替水，这其实是一种水德的标志。

这是秦朝建立帝国和秦始皇执

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所以说，过去所有的帝王去另一个世界时，带走的是和他个人生活有关的东西，秦始皇则不然，他带走的是一套国家的政治体制。



秦陵园

政合法性的一种证明和支撑。

他带走的是一套国家政治体制

去参观过兵马俑的人都知道，秦始皇陵最著名的就是陪葬坑，目前发现的陪葬坑有200多座。

这些陪葬坑，如果里面出现兵马俑就是兵马俑坑，出现马和车就是马厩坑。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就：这么多坑是干什么用的呢？过去我们认为秦始皇比较贪婪，他要带生前所拥有的一切都带到地下。

秦始皇可能真的很喜欢马，而马也在大秦走向帝国的过程中扮演着对秦文明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为什么在秦始皇陵的里里外外，以及墓室周围都有大量的马？这讲不通。

后来我们发现，这些陪葬坑可能是秦始皇想让后人知道，秦始皇和他之前的中国古代帝王是完全不同的。这一个一个的陪葬坑，象征着一个一个的中央政权下属机构，这个中央政权就是皇帝治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这一套政治体制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在秦之前的古代帝王都采取贵族分封制，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国家终于走向了末路。春秋战国550年，群雄割据，打来打去，到了秦始皇，终于确定了中央集权制度。秦始皇把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而为一，号称“皇帝”。从此，皇帝便成为封建国家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墓室，就相当于一间卧室。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就是把一个秦国的版图放到墓室里去，放到卧室里去。

秦始皇从他39岁统一中国到50岁去世，这十多年里干了太多的事情。我们所熟知的事情包括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辙等等，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工作，但其实最重要的是建立社会治理体系。

秦始皇生前对这套政治体制充满了无限信心，所以他死后到了地下，也想让帝国的江山从始皇帝一直传下去，传至千秋万代。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有这么一段话：“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在秦始皇陵中，我们发现这么多的陪葬坑，其实就是秦始皇的百官系统。百官就代表了一套中央集权制度。

从秦始皇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漫长时间。时至今日，它依然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

秦始皇所构想的帝国

之前提到，由于在位时间不长，秦始皇对于秦文明的核心价值的构建显得比较仓促。

这种需要达成共识的思维方式就是：人们在一套新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彼此应该怎么相互交流、共处。这种价值观一直到了200多年

以后，经过“王莽改制”才渐渐统一起来。

在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其实就是求大、求实。因此，整个秦始皇陵的设计也是仿照都城样式，气势恢宏。

秦始皇陵里的瓦直径有半米长，每一块瓦上都盖有一个章。这个章上是工匠的名字，让制造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瓦上面，这也许和我们今天的质量标准管理体系相类似。

秦始皇陵里还有一项非常高明的工程——阻排水渠。因为整个秦人地区是南面高北面低，除了地表水，地下水也是从东南流向西北。为了防止地表水和地下水进入墓室，秦人在墓葬的东、南、西面挖了一个水渠，再用青膏泥把水渠堵起来，然后把水排走，再把它堵起来，形成一个水坝。

前几年修建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时候，也遇到地下水的问题，地基挖开后，发现地下水源源不断地涌出来。怎么办？后来采取的解决办法，和2200年前修秦始皇陵的工程师所用的方法一模一样。

秦始皇陵中还有一个封土建筑。据文献记载，秦始皇陵的封土高度是116米，116米有将近40层楼高，但没有建成。后来遇到农民起义，实际封土高度为55米。即便如此，55米也是中国古代陵墓中最高。这个高度体现了所谓的“非壮丽无以重威”。

而秦始皇陵的封土不仅达到了最高的高度，而且在封土里还有一层建筑。这个建筑在地面以上，遍布墓室周围，高出地面30米。它是水平的，然后外侧呈九层台阶状。台阶上面还有廊坊，屋面上有瓦，这是供奉秦始皇的魂灵登高望远用的。这个建筑的设计方案很可能来自于波斯帝国的摩索拉斯总督，修建于公元前350年左右的摩索拉斯陵墓，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

从秦始皇陵的地宫、陪葬坑以及一些高等级的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所构建创造的一个新时代。在秦之后，又渐渐形成了中国汉文明的形态和框架。按我的理解，其实所谓的汉文明，就是以汉字为交流语言，以天地阴阳为宇宙观，以对立变通为思维方式，以讲求规矩为行为处事方式的文化体系。

这也正是秦始皇所构想的帝国。（文/段清波 徐蓓 来源：《解放日报》）

孔子门下弟子号称三千人，其实，这三千人当中，绝大部分是几年也见不到孔子本人一面的外围人员，慕孔子之名当个记名弟子，好比是当今社会上常见的“追星族”一群。真正有造诣，可以登堂入室，“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已。在这些数得上的大弟子中，让人感到最为亲切、最为可爱的是名列“政事”之科、孔武有力的子路。

子路能当上孔门大弟子，并深得孔子信任，自然有其独到可取的长处。子路的长处就在于他具备干练的办事能力，尤其是军事管理方面的专长。孔子曾说：“由（仲由，即子路）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又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欤”。可见，尽管孔子有时对子路有所不满，认为子路鲁莽冲动，动不动要敲打敲打这个老顽童式弟子，来树立自己的“师道尊严”，但对子路的从政才干还是颇为欣赏，充分肯定的。

子路：孔门的“另类”

子路对于自己的老师孔夫子尊重而不迷信。在孔门诸多弟子之中，敢于对孔子所作所为直言不讳，表示不同意见甚至尖锐批评质疑的，唯有子路一人而已。孔子想当官想得昏了头，不顾自己身份去和那位口碑不怎么样的南子夫人套近乎，子路不满之色溢于言表，逼得孔子连连向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公山弗扰、佛肸等人搞叛乱，想借重孔子的名望造声势，提人气，遂一遍又一遍征召孔子前去帮忙，整天希望“为东周”“治国平天下”的孔子心动了，准备应召。子路听到风声后，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孔子经常挂在嘴边的礼义大防之道责备孔子，逼得孔子连声替自己洗刷和辩白，最终也不敢去与“乱臣贼子”为伍。孔子津津乐道什么

“必也正名乎”一套东西，子路听得耳朵起了老茧，大不耐烦，认为这简直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直截了当地批评孔子不合时宜：“有是哉，子之过也！奚其正？”弄得孔子脸上十分难堪，下不了台，急火攻心，就气急败坏地斥责子路：“野哉！由也。”与那位一天到晚对孔子唯唯诺诺、毕恭毕敬的“优秀”弟子颜渊相比，子路实在有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味道。

从表面上看，子路锋芒毕露，快人快语，不大给孔子面子，老是让导师处于尴尬的地步，似乎不够尊重所谓的“师道”。但实际上，子路把老师看作人而不是神，乃是对老师真正的尊重，是真情实感的天然流露，没有半点的虚伪矫饰，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践行了孔子的道

德原则：“当仁不让于师”。相反，像颜渊那样对老师亦步亦趋，并不是真正的从师之道，起不到任何教学相长的作用，这一点连孔子自己都承认：“回（颜回，即颜渊）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可见孔子其实头脑很清醒。但是人性的弱点，决定了孔子跟常人一样喜欢人家顺从自己，所以明明知道颜渊除了听话和死读书之外，别无所长，孔子还是最喜欢他，把他当自己的亲儿子看待。

子路的质朴天真，还表现为勇于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真正看法，从不虚与委蛇，欲说还休。有件事典型地反映了子路这一性格特点：他委派子羔去做费邑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孔子认为这一任命不明智，说重了，简直是误人子弟，“贼夫人之子”。子路却觉得老师

的批评没有道理，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虽说是老师也不应该有例外。于是他毫不客气地向孔子表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听了自然很不高兴，指责子路是强词夺理、逞舌狡辩。这件事本身的对错我们姑且不论，但子路能够光明磊落说出自己的意见，就是其为人正直、言行一致的形象写照，那种“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圆滑之态在他的身上找不到半点影子。这样的品德实在是难能可贵。

许慎《说文解字》云：“儒者，柔也。”令人遗憾的是，子路的本色精神在后世儒者的身上并没有继承下来，更遑论发扬光大了。历史上的很多儒者不是巧言令色、道貌岸然，就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口是心非、迂阔无能、尸位素餐、唯唯诺诺的酸夫子，使得儒家学说的生机遭到严重的窒息。

（文/黄朴民 来源：《北京日报》）